

录中国近代帮阀勾斗史  
揭民国前后社会黑现实

军

杨燕杰 刘莹 杨帆

中 · 国 · 近 · 代 · 帮 · 阀 · 演 · 义

阅

列

传

该书是描写袁世凯、段祺瑞等近代史上军事割据势力的历史演义体读物。中国近代军阀混战，他们与清帮、洪帮、土匪一起构成了这个历史时期的「四害」，军阀又是这四害之魁。其时，中国战乱不已，民不聊生，给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可乘之机。书中的袁世凯等出卖改良派、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成果，实为一代奸雄。它不仅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中国近现代史，而且教育青少年以史为鉴，团结进取，富强祖国。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中  
国

刘莹 杨帆

近 · 代 · 帮 · 阀 · 演 · 义

阅

列

传

该书是描写袁世凯、段祺瑞等近代史上军阀割据势力的历史演义体读物。中国近代军阀混战，他们与清帮、洪帮、土匪一起构成了这个历史时期的「四害」，军阀又是这四害之魁。其时，中国战乱不已，民不聊生，给帝国主义的侵略、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成果，实为一代奸雄。它不仅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中国近现代史，而且教育青少年以史为鉴，团结进取，富强祖国。

藏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# 前言

---

“军阀”这个名词是近代以来产生的说法，其实军阀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。春秋时期混战不休的诸侯就是军阀。他们之中的势强者，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；唐末割据一方的节度使也是军阀。他们借助于农民起义的力量，推翻了中央政府，自立为王，形成五代十国；清末的袁世凯则更是凭借北洋新军，借助于辛亥革命的威力，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主要是北方的实际统治者。

纵观中外历史，可知军阀是封建农业社会特有的产物。他们形成的最主要原因是，无疑与封建农业社会的封闭、自给自足的手工生产有关。他们的封建性表现得十分明显：

1. 以军事实力为基础；
2. 以地方割据为表现；
3. 上层以血亲、结拜为纽带，下层以“子弟兵”为结合的方式，上、下之间尊奉的是封建家长制；
4. 无论是为个人还是为集团的私利，军阀抗争的对象都是中

央政府，奴役的都是人民群众。

但是，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旧军阀（主要指北洋系统）、新军阀（主要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阀系统）又都同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军阀具有明显不同的背景和特点：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军阀的社会背景是封建地主阶级，其争夺的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权；而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新、旧军阀却有着双重背景，一是封建的地主阶级，二是已将侵略势力深入中国的各帝国主义，其共同特点是卖国。

帝国主义列强发动鸦片战争，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，本想瓜分中国，变中国为他们各自的殖民地。但是，经受了义和团运动的打击，帝国主义列强意识到中华民族具有强固的民族传统、民族凝聚，因而对他们这些外来侵略者不仅怀有高度警觉，而且不惜流血反抗。所以，任何企图对中华民族进行殖民统治、奴役的行径，都无异于以身试刀，势必落个头破血流、失败而终，因此便决定更换方略，“以华治华”，采取保护、扶植清王朝统治，自己躲在背后操纵的手段；在清王朝倒台以后，又纷纷寻找代理人，代表他们统治中国，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既得“权益”，并力争攫取更多、更大的“权益”。因后台“老板”不同，原先统一在袁世凯旗帜下的北洋军阀便分化为皖系、直系、奉系等等，把个人及集团的私利搀和在他们各自后台“老板”的利益中，你争我伐，混战不已，并为取得后台“老板”的最大军事、财政等支持，尽其所能地出卖各自统治地区以至中国的主权利益。在这样的钩斗中受害最深的自然是中国人民。得利最大的无疑是帝国主义列强。所以，指称新、旧军阀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，毫无所过。

这本《军阀列传》所讲述的主要是以袁世凯、段祺瑞、吴佩孚等在中央政府掌权或操纵中央政府的北洋系统军阀发迹、卖国、祸国、殃民的历史过程，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各军阀钩心斗角，尔虞

我诈、争权夺利的秘闻、轶事和故事，粗线条地展现了他们各人的性格，更主要的是展现了军阀之间你死我活阴谋斗争的过程。

在袁世凯时期，北洋军阀尚无明显分化。袁世凯出卖中国的主权和其它各种权益，换取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他复辟帝制。段祺瑞、吴佩孚则有所不同，他们不想逆潮流而动，恢复帝制，只企图争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他们使出浑身解数，勾结各帝国主义；各帝国主义也不遗余力地同他们狼狈为奸。自然，他们在达到目的以后，也就心甘情愿地以中央政府首脑的身份充当各自“主子”的代理人（段祺瑞主要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，吴佩孚主要以英、美等为靠山）。

有一点需要提到，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，招致全国人民的声讨，西南系统军阀、国民党系统军阀便组织进行反袁斗争；袁世凯一命呜呼后，北洋军阀分化，国民党势力逐渐强盛，在南方主要是广东形成势力，并在同北洋军阀的不断斗争中壮大，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发动北伐战争。他们同北洋军阀的斗争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愿——推进中国实行民主共和的进程。

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，显然是人民意志胜利的表现，也可以说是民主共和的胜利；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军，无疑也是人民意志胜利的表现，对封建性极强的北洋军阀而言亦是民主共和的胜利，也就是人民要求民主、自由、平等愿望的胜利。至于胜利果实落入帝国主义代理人蒋介石集团之手，从此开始新军阀的混战，却并不表示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斗争的失败。因为历史是曲折发展的，但总的发展方向一定是朝向进步和文明、朝向有利于人民的利益方面。

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，并最终推翻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统治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实，就是证明。

# 目录

前 言	1
<u>第一回</u>	
色胆包天通奸王妃	
卖友求荣投靠慈禧	1
<u>第二回</u>	
刺杀五大臣	
枪逼黎元洪	20
<u>第三回</u>	
行韬晦儿媳变姨太	
搞权术太监成知己	31
<u>第四回</u>	
袁世凯当总统	
宋教仁被刺杀	46

# 目录

---

第五回		
辫子军“封刀”		
小茶童“见龙”	65	
第六回		
“白狼”高高举起义旗		
杨度声称愿意“帮忙”	76	
第七回		
段祺瑞险些着鞭		
瞿克明出卖机密	92	
第八回		
英雄美人同行		
狐朋狗友发难	105	
第九回		
宫闱内丑态百出		
大皇帝一命归阴	117	
第十回		
对祸首通而不缉		
闹国会肆无忌惮	134	

# 目录

第十一回	
刘喜奎拒嫁“舞帅”张勋	
“讨逆军”粉碎复辟阴谋	155
第十二回	
冯国璋上海索印	
倪嗣冲蚌埠挡驾	178
第十三回	
徐树铮弄权逞雄	
众议员依红偎翠	195
第十四回	
火烧赵家楼	
惩办卖国贼	209
第十五回	
吴佩孚“自由行动”	
段祺瑞拔枪“自尽”	220
第十六回	
金发洋女求爱	
堂堂省长打架	235

# 目录

第十七回	打败仗张作霖“丢官”	251
	“跳火坑”黎元洪复出	
第十八回	听谗言两帅不和	
	争军费财长蒙冤	262
第十九回	临城劫车绑票	
	大长率众索饷	276
第二十回	曹锟贿选总统	
	议长打破脑袋	290
第二十一回	大督办乘破车逃生	
	忘形人在廊坊毙命	304
第二十二回	“初婚夫妇”分居	
	北洋班底命绝	316

# 第一回

---

## 色胆包天通奸王妃 卖友求荣投靠慈禧

俚歌云：

嫩肉店，小白菜，  
人人见了人人爱。

两句俗不可耐的民谣念罢，却就引出一段故事来。

话说一夜瓢泼大雨，打得屋顶噼啪作响，吵得袁世凯整晚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刚刚迷蒙，竟梦见患时疫故去的原刑部侍郎、堂叔父袁保恒，指着自个儿鼻子申斥：“竖子恁地无用，教不成才！”被惊醒，袁世凯赖床，闭住眼睛，还想再睡一会儿，忽地听见夫人于氏发狠道：“天到这时，还不快快爬起，躺在床上挺尸！就是天上掉下馅饼，也早被人捡完吃光，变成屎屑掉！”袁世凯见她撒泼，懒得答理，翻个身装睡，只听那于氏又道：“整日价酗酒、骑马，在家赌牌，输得精光，在外花天酒地、拈花惹草，也不下功夫挣个功名，就是家有金

山银蝶，也被你坐吃山空！”

袁世凯听得火起，腾地在床上坐起，见于氏上绿、下红、腰系红色绣花缎带，更加厌恶，随口道：“看你大红大绿，花里胡哨，活像个马班子。”

那于氏听他把自己比作下贱的妓女，遂反唇相讥：“我不是马班子，我有娃娃家。”

却原来，生于1859年的袁世凯，叔祖父袁甲三早年在安徽办团练，以镇压捻军起家，官至漕运总督；其子侄辈袁保恒、袁保庆、袁保龄等，均“从军有功”，一个个爬上高枝儿。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，因是长房长子，继承家业，虽未入行伍挣得功名，却也在家乡项城兴办团练，称王道霸，鱼肉乡民，成为谁也惹不起的土皇帝、地头蛇。

袁世凯由姨娘所生，系庶出，排行第四。因袁保庆无子，便将袁世凯过继为儿，带到济南、扬州、南京等任所。袁保庆病死于江南盐巡道任上，袁世凯遂随袁保恒，一面读书，一面帮办公事。待袁保恒去世，袁世凯始回归，依附父母。陈州繁华，袁保中便移居陈州。

于氏所说，即暗指袁世凯是小老婆所生，不似自个儿娘家显赫，明媒正娶。

俗话说，人怕揭短，树怕剥皮。于氏犯了袁世凯的忌讳，袁世凯随即跳下床，劈了于氏一个嘴巴；于氏生性乖戾，又加泼辣，岂能容忍，便与袁世凯先是大吵，继而扭打。

袁世凯生一肚子闷气，便到陈州街上散心，听得地痞流氓们唱那编派小白菜的下流歌谣，问明去处，当下一摇一摆前往。

小白菜乃一民女绰号。她多一分嫌高、少一分嫌矮，面若皎月，皮肤白净，美若天仙。家中卖肉，兼开豆腐店，她每日坐于店堂，招惹阔少、青皮，生意倒也热闹。

乍见之，袁世凯目瞪口呆，只以为是天仙下凡。遂入得店去，口称欲喝豆腐脑。那小白菜见袁世凯挂金佩玉，知是大户人家子弟，便轻摇柳肢，款款细步，手捧白细瓷碗，将豆腐脑送于面前，微启樱唇道：“客官请用。”

袁世凯急忙起身，伸手接碗，却就捂住小白菜双手。

“客官却是为何？”小白菜杏眼秋波，直在袁世凯脸上打转。

袁世凯身子都酥了，以怜香惜玉的口吻轻声轻言道：“天仙般姑娘，做此营生，也特委屈，不如跟定少爷，吃山珍海味，穿绫罗绸缎。”

“小的命苦，无福消受。”

袁世凯便在她的臀上捏一把；小白菜只摇动两下屁股，并无愠意。

自此，袁世凯日日到豆腐店喝豆腐脑，风雨无阻。日复一日，小白菜与袁世凯谙熟，眉目传情，意浓情切，便就上床，成就那云雨之事。

某日，袁世凯正与小白菜在后房宽衣解带，小白菜之父黄老板突地推门而入，吓得小白菜抓过裤子，挡住羞处；袁世凯却不慌张，张口道：“岳父大人，请受小婿一拜。”

黄老板在鼻子里哼一声道：“还未过礼，也无拜堂，谁是你岳父大人。小女冰晶玉肌，被你玷污，还不快快过礼。”

“敢问岳父大人，需要多少？”

“非一千块银元交来，否则永不许再登我门。”

袁世凯道：“我袁某人并非等闲之辈，它日发迹之时，定让你们父女享不尽荣华富贵。区区一千块银元，岂能难倒我袁家少爷。”

袁世凯口气虽大，其实身无分文。无奈几日不见小白菜，心似猫抓，便东挪西借，仍不够数，就偷了于氏陪嫁手饰变卖，被于氏发

觉，告于公婆。袁保中大怒道：“无耻小儿，功名不就，竟想讨小，又是那等下流女人，再有来往，打断尔的狗腿！明日即往吴大人处，建功立业。”

袁世凯无奈，到小白菜家告知实情，二人山盟海誓，约定婚事。温柔毕，袁世凯垂头丧气返回家中，准备行囊。

当夜，袁世凯一把火，烧掉所作全部诗文，以示投笔从戎决心。第二天便带狐朋狗友，前往山东，去投父执吴长庆。

吴长庆之父吴廷香，是安徽庐江县的著名绅士，有“国士”之称。太平军初攻庐江时，吴廷香组织团练负隅顽抗；太平军再攻庐江，吴廷香派吴长庆到袁甲三处求援。袁甲三征求子侄的意见，袁保恒反对赴援庐江，袁保庆则主张急速派兵救援。由于时日延误，庐江被太平军攻克，吴廷香被打死。袁甲三觉得过意不去，便叫吴长庆随营读书。吴长庆不愿寄人篱下，回到家乡，袭了云骑尉的世职，收拾父亲旧部，继续与太平军为敌。淮军初建时，吴长庆率人成立庆字营，跟着李鸿章转战各地，步步高升，到袁世凯投奔，他已官至提督，会办山东军务，并督办山东海防。他便遣散袁世凯的同行伙伴，单留袁世凯在营中跟着幕僚张謇读书，以报袁保庆当年照顾之恩。后朝鲜发生了“壬午政变”，与朝鲜具有“宗藩关系”的清政府，应朝鲜政府之请，派吴长庆率部前往镇压。吴长庆命张謇“规划前敌军事”，张謇以事忙难于兼顾为由，推荐袁世凯主持“前敌营务处”。

袁世凯到朝鲜后，参与了镇压“壬午政变”；帮助朝鲜政府编练了新军；支持朝鲜政府中的保守派，出兵镇压了亲日的“开化党”。在这些活动中，袁世凯玩弄权术，压低别人，抬高自己，因而头角崭露，赢得“勇敢”、“果断”、“知兵”、“足智多谋”等等声誉，得到淮军首领李鸿章的赏识。尽管他有贪污军饷、贩卖鸦片等劣迹，特别是

在镇压“开化党”的过程中，独断专横，擅自发兵，有人参劾他“擅开边衅”，受到清政府的查办。但他有李鸿章为靠山，非但不见罢斥，反而不断迁升，由一个“庆字营”中未入流的官佐，先后升为“补用同知”、“尽先郎补知府”、“简放海关道”、“浙江温处道”等；同时，手中的实权也越来越大，由“庆字营商务处帮办”而“总理亲、庆等营商务处”、“会办朝鲜防务”、“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”，等等。

到朝鲜后，袁世凯渐渐不把一手提拔他的恩人吴长庆放在眼里，通过在北京当内阁中书的堂叔袁保龄，直接与李鸿章挂上勾，便经常越级言事，向李鸿章表现自己，贬低吴长庆。结果，在中法战争爆发后，李鸿章调吴长庆率所部庆军三个营回国，驻防金州，加强东北海防；将另三个营留在朝鲜，并派吴长庆部将提督吴兆有办理朝鲜军务，而以袁世凯为会办。吴长庆启程回国时，庆军官兵对其颇有依依不舍之情，但他认为：“袁世凯跟我有三代交情，又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不会改变常规，做对不起我的事情。”哪知吴长庆刚走，袁世凯即安置私人，排斥异己，搞得该军面目全非。吴长庆因兵权被削去一半而郁郁不乐，加之旧属纷纷投诉袁世凯以怨报德，不久便在金州病死。

吴长庆被挤走，袁世凯遂目中无人，自称“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、总理商务处”，与朝鲜保守派首领尹泰绶等，结拜为兄弟，借朝鲜国王李熙在公文中所称“袁会办”，向李鸿章转报，卖弄自个儿在朝鲜的“权威”，又在给朝鲜的回文中横批“稟北洋”，狐假虎威，以见重于朝鲜国王，抬高自个儿身价。那朝鲜王妃闵氏正与李熙之父大院君争权，以为袁世凯可为后台，便隔三差五召见袁世凯密议，于无人时眉目传情。一日，袁世凯借故，口称机密，凑到闵妃耳旁说话，乘机在闵妃粉颈上亲一口。那闵妃正想以女色引诱袁

世凯，助一臂之力，遂伸手将他搂定，两人便解带宽衣，上床滚作一团。从此，两人不时密会。

俗语说得好，世上无有不透风的墙。日久天长，袁世凯与闵妃的私情，便为人所知，隐约传入闵妃耳中。闵妃遂对袁世凯道：“唉——君真丈夫也。无奈，欲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似这等偷偷摸摸，万事发，你我诸多不便。”

“怎生得法，使你我长此相依。”袁世凯听她言道，不无忧虑。

闵妃只是叹气，泪珠儿不停往下掉。

袁世凯一边给她揩泪，一边劝道：“来日方长，何必计较一日一时，我就少来几次吧。”

“不好，不好。你一时不来，我便六神无主，坐卧不安，茶饭不思，岂能几日不见。不如……”闵妃欲言又止。

“有话请讲。”

“只怕你有了新欢忘旧交。”闵妃含情脉脉地看着袁世凯。

“不会，不会。有什么办法，请快些讲出。”

“也不知此法行不行，你且听着。我有个妹妹，名唤碧禅，尚未婚嫁。你不如娶她为妻，长住宫中，你我日日可以相见；既使另立门户，我也可以探妹名义，经常与你相会……”

不待闵妃说完，袁世凯便急切而言：“甚好，甚好，就依你说，我与碧禅且做名义夫妻，与你长久往来。”其实，袁世凯早就听说碧禅其人，虽不如闵妃美丽动人，却也有可人之处，如今既能吃着碗里，又能留住锅里，何乐不为。

闵妃并未看出袁世凯心思，还以为他是为己才急，但又不放心，便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他千万不可喜新厌旧，娶了碧禅，就将自己抛于脑后。袁世凯自然信誓旦旦，表示绝不负心。

闵妃当即把此事禀报国王。国王正在起劲儿巴结袁世凯，岂能

反对，于是亲向袁世凯提婚。一切如计，袁世凯自然满口答应。国王便择良辰吉日，举办盛大婚礼，将那碧禅嫁与袁世凯。

袁世凯耽于新婚，几日未入宫，直急得闵妃欲火烧身，难耐思念之苦，便以探视碧禅名义，跑来与那袁世凯相会。碧禅何等聪明，一见闵妃神情，便窥到一二，遂借故暂避。袁世凯与闵妃多日不见，胜似新婚，便急忙搂作一团，摸乳抚臀，猥亵不堪。他二人正自快活，不防碧禅走来，径问袁世凯：“你真大胆，有几个脑袋，敢与王妃私通！”

袁世凯倒不惧怕，闵妃却跪倒于地，苦苦哀告：“好妹妹，千万请你别声张，说什么姐姐都依你。”

“我也没什么可说。只是以后，不准再到我家。”

“依你，依你。”

念在姐妹手足之情，碧禅送走闵妃，又劝袁世凯。袁世凯满面愧色，连连认错。那碧禅于是罢休。不料，闵妃虽不再来，袁世凯却有事无事，不断去找闵妃。日久，碧禅听得风言风语，心知靠自己难以约束袁世凯，便对袁世凯道：“我既嫁你，便应祸福同当。你与闵妃之事，世人皆知，终必酿成大祸。为你计，我劝你把家中夫人接来，由她主持家政，那闵妃便不敢再事纠缠。你说是与不是。”

袁世凯正在思念小白菜，当即答应，便着人回到陈州，秘密把小白菜接到朝鲜，谎称小白菜即为原配夫人。碧禅自居妾位，对小白菜以礼待之。

袁世凯生平有两大嗜好，一为喝人奶，二为搔挠金莲脚心；加之与小白菜多日不见，所以，便与小白菜专房。碧禅每每听到小白菜被挠的娇呼，心下甚为不快，又探知小白菜并非原配，遂与之大吵，对袁世凯道：“夫君欺人太甚！”

“此话从何处说起？”

碧禅便把小白菜家世及与袁世凯并未正式婚配之事道出，最后说：“我要把实情禀报闵妃，请她转告国君，告与中国，道你有辱中国大国名声。”

袁世凯害怕累及官运，大为恐慌，央求碧禅代为掩饰。碧禅本为吓唬袁世凯，于是提出，小白菜甚等样人，岂能以正妻自居，不得与自己有正妻、小妾的名份之别，亦不得恃宠专房。二人轮值，每人半月。袁世凯害怕碧禅张扬，不得不作让步，以“中国太太”称小白菜，以“朝鲜太太”称碧禅；每月前半月与小白菜同居，后半月与碧禅同室，遇有闰月另议。于是相安无事。

未几，袁世凯奉调回国，碧禅随之同返，身带陪嫁侍女李、吴二氏。袁世凯既已回国，遂不再惧怕碧禅，将李、吴二女先奸后纳，收为三、四姨太。碧禅心中怨恨，常与袁世凯吵闹，竟至撕打。袁世凯恼怒，将碧禅交由小白菜管束。小白菜正欲报复，一次竟将碧禅绑于桌腿之上，用棍狠打，致使碧禅左腿残废，无法伸直。碧禅不断遭受折磨，终于致死。此为后话，在此不表。

却说过得几年，朝鲜开化党首领金玉均等摆下鸿门宴，拟将妃党一网打尽。日军少量部队乘机占领王宫，国王李熙被逼出走。袁世凯奉旨率领部分清军打退日军，护送李熙回宫。李鸿章得报，更加器重袁世凯。

正当袁世凯昂首天外之际，中、日两军又在汉城互相戒备，战争一触即发。清政府力求避免战争，派李鸿章为钦差全权大臣，与日本政府特使伊藤博文举行天津会议，讨论两国军队同时在朝鲜撤退问题。会议决定，两国撤兵后，朝鲜局势如再波动，两国出兵往朝，事前必须互告。

天津会议后，清政府撤销“办理朝鲜军务处”，将留驻朝鲜的庆军三营如数撤退回国。李鸿章保升袁世凯为三品道员，改任“驻扎